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  
次公僖公子史記名與母聲美以襄王二十六

位年卽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  
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卽位以見讓

桓書卽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卽位皆繼烝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卽位無君杜用爲說論年未葬得稱

公者自己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

文蓋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漢書五行志以爲朔是衍字師古注

劉向傳所引已衍案陸滄纂例所據本唐石經本皆誤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大夫稱字蓋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補

人曰左傳曰內史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叔服蓋下大夫也注引稱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

王子虎卒傳前一說則叔服本王子葬曰會言會明非

不以王子氏蓋省文也此事在時例大夫會葬禮也補

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補

釋得書所由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預也疏後文以此

此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

天子使人會葬為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為恆事也

以會葬僖公為重則以知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

含贈之等皆為恆事也又以知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

亦為重也又以知會葬成風志者尤為重也若然傳於

贈仲子言不及事於含贈成風言兼事不周事又別為

解者彼二文又兼有是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

禮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

秦稷成風則與贈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

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

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補曰亦不知為上為中此事禁上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傳不於柔會宋公陳侯發例又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

發非有深義疏曰傳以伯者至尊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

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親也

於尊親盡矣補曰鄭嗣注本何休何云言君者所以明其親也

有君之尊又賁臣子當討賊也此剛一句不如本文為

善末句增足淺贅髡之被弑為其日髡之卒所以謹商

欲圖世子○撰異曰髡左氏作顏日髡之卒所以謹商

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徐乾曰中國君卒正者例

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

世而不惑

皆通侯之百有夷狄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者也相錯

而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地補曰李光地曰敗秦師于穀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稍怨秦也文烝案此戰甲子邲戰乙卯戰以喪禮處

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補曰公羊曰爲僖公主作主故何注加一廟字解之范襄之非

也狀正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皆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

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

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

央達四方者歟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疏曰廩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

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炤中去地一尺六寸

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范注與何休徐邈同與衛氏

異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或如喬說去地高

下則無文以明之文烝案廩所引衛宏說據漢舊儀則

帝主九寸后主七寸藏太室西壁炤中祭則設座於炤

下立主正禮曰說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

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卿大夫吉主於練期而小

五士既虞埋重於道左而有主吉主於練期而小

用栗補日疏曰案莊公之喪而已十二月仍識其為吉

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

制未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

主故為吉也此雖為練祭故議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

以吉言之文烝案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夫賸祔於祖必有主主必為吉主明周之吉主卒

哭作之或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舊

說解此句為喪主失其實也此傳及公羊皆至練時作

主似據殷制或者殷周之禮諸侯得通用抑或魯有王

禮避周從殷皆未可知矣注用栗皆本公羊何休

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亦同但不說

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虞慎所以副孝子之心練用

栗者取其戰栗謹敬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

而諡之益為禘給時別昭穆也疏曰徐邈注盡與之同

范亦當不異孔廣森據五經異義載公羊及禮戴說虞

氏所稱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曰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補

非師說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曰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補

羊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休以爲文公亂聖人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

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

以毀訓壞非也脩壞曰壞猶捐汙曰汙治亂曰亂古人

語如此所脩之廟謂死者祖之廟於今君爲曾祖卽他

日之新宮也必脩之者練之明日當以所作主附於此

廟練士虞禮記檀弓卒哭而禫者以祭之明日知練而

所附者亦以祭之明日也既禫仍以其主復於寢卽左傳

所附者亦以祭之明日也既禫仍以其主復於寢卽左傳

於大祖大室北壁中既遷則謂之毀廟乃以曾祖之主藏



遷焉而新主遷於會祖之處謂之新宮大戴禮有諸侯  
遷廟篇即喪畢遷主新宮之禮其未云擇日而祭蓋卽  
閔二年傳士虞記之吉祭或禘或禘或禘者朱子據遷廟  
篇君臣皆元服明其為除喪而遷張履又據君臣皆乘  
車且有出入門及大溝渠之文明其為從寢之廟其說  
皆是也自來說穀梁者皆以壞廟為毀廟則與大戴之  
遷廟相混鄭君士虞記注盧辯遷廟篇注孔穎達王氏  
正義買公彥周禮豈人疏遂謂自寢遷廟在練時楊氏  
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易其主相繼故連言之非謂  
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其主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  
王壞廟同時入廟卽易其主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  
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遷新主直  
記異聞耳至朱子則曰穀梁言壞舊廟不然而朱子此語  
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朱子此語  
可謂破的耐祭論知穀梁所言為殷制然亦但謂毀廟  
作毀廟論耐祭論知穀梁所言為殷制然亦但謂毀廟  
非遷廟竊以毀廟云者名有廢除事殊墮壞且穀梁壞  
不應此句說遠廟而下文說新宮其不可通也甚矣壞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補  
耐亦得云納新神也檐屋榜聯也說文檐為椳椳為柅  
柅為楣楣為秦名屋榜聯濟謂文兮楚謂之柅何休說

新宮云易其西北角塗者聖飾壁禮所謂白盛也兩言  
可者略辭大戴禮有諸侯尊廟篇成廟尊之以羊君臣  
亦皆祀服與遷廟篇相次彼時事多練則略矣易檐  
改祭而懷廟之道則壞為倚壞而廟指新宮甚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晉大夫不言公處父仇也補曰疏

傳者高倭存氏處父為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

去族嫌異故重發之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

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

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倭盟于防不去高倭氏者公不

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補曰為公諱者卑者以國氏既

處父氏與公羊同也去氏所以為諱者卑者以國氏既

不言公則若內卑者與外卑者盟是全乎諱也如晉與

大夫盟較莊之盟防其恥尤甚故為之諱亦緣盟既書

日不嫌非公得以成其諱文故下文遂云何以知其與

公盟以其日也注謂若邾儀父本何休說頗迂曲宜剛

存三句何以知其與公盟何以見之補曰盟於晉都而

見公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補曰晉君不出卑公已

甚是所出不書反不致也補曰出不言公如故反亦不

恥也致皆諱恥也既以去大夫氏

爲諱出反又諱者諱莫如深也不地  
而存日則有所見矣故諱恥從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補曰不日者蓋以盟事可惡如祝柯之例斂或以霸國

大夫盟數國之君始於此與齊高侯又不同故特變其

例以示異左傳稱士穀爲司空晉司空非卿以爲能堪

卿事故書○撰異曰穀本又作穀唐石經作穀左氏公

羊作穀左亦又作穀斂左氏作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隴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補曰言可者時既多有其事春秋別內於外異其辭耳

傳特發此又明外大夫不可也或傳欲以此意明此盟

不日之義故不於上年會或發之唐石經無外字

白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建午之月猶未爲災補曰

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文烝案不雨之文不

在七月下者雨而後書不雨則七月雨矣其文不得在

下胡安國程端學說皆非也月令正義引鄭君釋廢疾

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

孔廣森曰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

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昔夏侯勝以洪

納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  
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遘禍此其效也  
文烝案漢書五行志曰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  
秋凶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孔因附成爲說  
歷時

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文公憂民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恤民志補曰言春秋以爲無

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輕故也疏曰莊三十一

八月

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時三年之喪未

自明補曰疏曰杜預言其譏已明謂前已書吉則此亦

同譏范云其譏自明謂不待譏責其惡足顯文烝案何

休曰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又案

躋僖公亦遂以爲常不言初者定篇有從祀文不須加

初從可知○撰異曰躋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

也嘗秋祭補曰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  
祭也蓋未知禘嘗之說禘嘗者禘而兼嘗謂先禘而後  
嘗也詩魯頌曰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  
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謂諸侯之禘當廢五廟一

時之祭魯則禘而兼嘗不廢時祭乃天子之禮故特言  
秋而載嘗即傳禘嘗之說也禘而兼嘗則不得直書禘  
以其是天子禮故特大是事以著之言著禘嘗者申上  
大是事天子句意也傳與毛傳多通此文宜以毛為證何  
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與毛  
亦同也禘當行於周之夏而魯之中葉禘無常月不兼  
行時祭禮惟八月之禘嘗為宗廟極盛之祭故詩頌僖  
公但言嘗不言禘而春秋禘不書大事也祭統言成王  
康王賜魯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以一大字貫嘗禘二  
文大禘即明堂位之六月禘大嘗則明堂位所未備即  
此傳禘嘗也祭統前舉夏殷之時祭春禘夏禘秋嘗冬  
烝又詳言禘嘗之義篇末乃言大嘗大禘既以承前文  
又以別前文也此祭在八月而國語以為蒸韋昭謂用  
冬祭之禮乖謬不可據也崔靈恩曰禘以秋者以合聚  
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祭者  
禘者合也說文曰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祭者  
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祭  
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繆  
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  
祭畢則復還其廟補曰此約何休注文何休曰大祖周  
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繆北鄉

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絜昭取其邠明穆取其北  
而尚敬自外來曰升文絜案周公爲魯大祖周則后稷  
歟或曰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蓋非也通典引逸禮  
曰禘祭七戶公羊合祭作合食又繼之曰五年禘通典引徐逸  
祭章元成劉向以六月皆言三年禘又繼之曰五年禘通典引徐逸  
曰五年禘再殷凡六月皆言三年禘又繼之曰五年禘通典引徐逸  
以夏禘以秋禘而禘有三餘月距前禘凡六十月爲五年  
年禘與禘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禘者王肅聖證論引禘  
也禘與禘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禘者王肅聖證論引禘  
于大廟逸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孫又  
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大廟禮毀廟之主昭共  
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共  
一牢穆共一尸又云韓嬰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昭共  
合食於大祖又劉向五經通義云禘者諱也取已遷廟  
主合食大祖廟中據此諸文知禘不及毀廟但如世室  
經傳多直云禘于某公知未毀廟皆特禘但如世室武  
宮之等親盡而廟不毀親盡則必就大廟昭穆之列不  
毀則又比視廟特禘之禮也禮以禘于大廟昭穆之列不  
見親廟等之特禘故祝辭兼稱孝子周頌序雝禘亦兼  
大祖謂后稷其文言孝子言皇考烈考文母蓋亦據  
親廟二祧言或序之太祖實指文王歟何休以爲禘亦  
於禘者功臣皆祭案周禮有功祭于大絜何說非也○異

給之名亦多矣五經異義左氏說歲給及壇墀終禘之  
郊宗石室歲給例是歲一給或是給以歲計卽三歲之  
殷祭而皆與通典引劉歆賈逵所言大事省於其君  
大夫亦有殷祭據大夫士殷祭亦名給也又時祭亦  
給及其高祖是大夫士殷祭亦名給也又時祭亦  
給者王制曰天子植祫舉夏殷禘祫四時祭而植祫  
殖一祫嘗祫對不專祭稱但以合祭親廟之主於大  
廟亦謂之祫與植對不專祭稱但以合祭親廟之主於大  
嘗謂於嘗則祫其實穀梁之祫嘗謂祫而兼嘗王制之  
給二祭然則同曾子問言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渾言祫祭則二祭得兼包也又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祭謂之祫事鄭君曰以與先祖合爲躋升也古始虞之  
安此則殷祫時祫之外更有先祖合爲躋升也古始虞之  
雅作**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公躋升也  
陞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  
以先君猶子不以爲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卽  
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  
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禘以致雖  
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僖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  
謂僖祖謂莊補曰疏曰親謂僖祖謂閔僖繼閔而立猶

子之繼父故以昭穆祖父爲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謂  
莊爲祖其理非也文烝案傳以祖父爲喻當如舊說及  
疏若下文昭穆之說則依段氏  
說爲順見閔二年又論於下  
閔爲穆僖則昭也逆者謂升僖於穆北面西上閔繼而  
東并同爲穆是無宗廟昭穆之禮國語亦曰非昭穆也  
兄弟所以異昭穆者以受國爲人後爲重既異昭穆卽  
與父子相繼無異僖雖不禘閔而閔世次當王考廟於文有祖  
有禘道故文雖不祖閔而閔世次當王考廟於文有祖  
道上文以僖爲親閔爲祖而左氏曰子不先父公羊曰  
先禘後祖其說逆祀皆與傳同由其相爲昭穆故舉以  
相喻也此說詳具於後漢周舉議奏賈公彥周禮冢人  
疏劉敞爲兄後議趙汭所依范引舊說謂升僖於閔  
榜段玉裁孔廣森等皆所依范引舊說謂升僖於閔  
上者卽何休說也何休云升謂西上惠公與莊公當同  
南面西上隱桓與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緣  
僖爲庶兄置於閔上是未思兄弟同繼閔者在下緣  
昭穆之說於三傳國語實不可通也無昭穆則是無祖  
也穆曰此祖謂大祖也統無祖則無天也人之始也  
也穆曰此祖謂大祖也統無祖則無天也人之始也  
古人稱王者天大祖亦謂配天范因致誤故曰文無天



補曰文無天猶言隱十年無正桓無王桓無會定無正  
也此指下五年經王使不稱天而言劉逢祿說公羊引  
傳此數語亦如是解之春秋言天之文唯施於王一言  
天子義亦不異大祭大變都不斥言故知文公無天指  
彼二文明矣言故曰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補曰此猶  
無正曰隱不自正釋桓無王曰無王之遂可以至釋  
定無正曰定之始非正始曰見無以正也明彼經著無  
天之文者是見文公之無天而行也自逆祀則是以下  
極論賸僖之惡以解無天之文明為春秋所深惡也五  
經異義從左氏說為大惡不從公羊董仲舒說為小惡  
是也昭穆祖天遊推而上亦莊三年傳母子天子之義  
也又嘗論之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而弗止也左傳載之謂文仲繼逆祀不知彼文論魯  
秋書王法故無天者臧孫罪也春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補曰親親者僖於  
於僖為君於文有祖道宜為父宜親也尊人道之大  
二者一揆尊理常有伸僖兄也而無升道不親親害其  
尊祖也桓君也而有絕道不以親母害其尊父也哀姜小  
母也而有絕道不以親母害其尊父也哀姜小君也而

有弗受文不以劓夫人害其尊先公也劓贖父也而亦有弗受文不以親父害其尊王父也諸若此類皆春秋之義傳承上推本廣言之也疏曰稱春秋者以嫌疑之間須取聖論案疏說固可通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議喪

娶也以爲娶雖在三年之外而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有入心焉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

沈國也潰之爲言七下不相得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成元年尙載叔服語此

傳則與此不卒者何以卒之曰重發之者尹氏期以公羊同

爲魯主此爲會葬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  
事異故重發之卒之所以起我者則以其嘗會葬我故  
也此君子所取義也五年會葬成風者不卒彼不赴故  
也彼文或作毛伯則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  
卽後書札子殺者則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四年天  
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補曰或說以會葬者  
不書卒此自以其執重而來赴而君子取其義也如或  
說蓋不以王子虎爲叔服叔服下大夫耳安得執重以  
守是亦如左傳以爲王叔文公國語所謂太宰文公也

# 秦人伐晉

## 秋楚人圍江

### 雨蚤于宋

○撰異曰公羊蚤皆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補  
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曰災甚也補曰此以  
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曰災甚也甚志明雖  
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蚤皆爲記災唯此雨蚤及哀  
十二年十二月蚤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  
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者  
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成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

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矣既盡又

食樵曰徐說嘗驗有之補曰疏曰徐遵云禾稼既盡又

王樵曰徐說嘗驗有之補曰疏曰徐遵云禾稼既盡又

言隕蟲宜言雨董仲舒所謂或降於天或發於地不可

同也故重發例漢書五行志說此經引穀梁傳曰上可

皆合言甚傳無此句蓋亦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

句案左傳曰隊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疏曰公羊與

考異郵皆云蚤死而墜於地故何休云蚤猶衆也死而

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禍自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

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講遠是爲短

鄭君云穀梁意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蚤飛在上墜

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文丞

案公羊言異也故董仲舒何休言大夫專恣據後事推

之穀梁言災也故劉向言宋殺大夫無罪據前事推之

鄭君意崇議緯姑作調人以災異爲一不復載然分別

至於董劉何鄭所推之是非可姑無論耳

###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補曰凡朝而盟來聘而盟者皆言及以內及外以尊及卑

之常辭也不入

#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師

十傷以前書帥師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

案交以前列國亦有大夫為將且帥重師者趙泐本陳

同難卿帥重師但稱師將尊師少與將卑師者同以

征伐自諸侯出其臣之尊卑不足辨此夫子脩春秋於

內從其恆稱以見實而於外變文以示義也至文以後

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大夫矣張應昌以爲楚大

例終春秋大夫未強故不見大夫將二國皆小異也呂

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

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師伐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補曰江遠未易可救伐

楚正所以救之此與宣元年救陳皆未至所救之國彼

以下有會柴林文得直言救此不得直言故須言伐楚矣伐楚亦不直言者張自超以爲高臣弒君疑於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於楚者唯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直書伐則前繼齊桓而後駕晉定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意致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僖十八年云伐衛所以救齊其救自爲一事宣元年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別無救文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觀之也

###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補曰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成于

齊故在齊便稱婦補曰婦者已配之稱謂成昏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否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歸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也

**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

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

曰逆便稱婦明非姑曰公也補曰公親其不言公何也

婦之婦矣知是公逆補曰公親其不言公何也

據莊二十四年公非成禮於齊也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

如齊逆女言公成禮於齊也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

其失若不費其成禮於齊也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

言公如齊逆女或當言逆婦為變文也曰婦有姑之辭也

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曰婦有姑之辭也

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共文以

逆文為至文也逆稱婦為夫婦之婦至稱婦又為姑婦

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其不言氏何也凡姓皆以氏配

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其不言氏何也凡姓皆以氏配

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自邵曰夫能以禮

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禮

傳今復特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婦姜嫌文異故彼

此明之然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

之逆婦姜于齊何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為不

書至不稱夫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娶大夫便為

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娶大夫便為

為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云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  
文烝案不稱夫人者文不得言逆夫入也  
曰稱婦姜逆有二義足以包至不須言至矣何休曰稱  
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其說是也劉敞曰禮之於人  
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  
無以刑其妻也夫用左傳卿不行之說而  
也此正始之道也劉用左傳卿不行之說而  
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今斷章取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補日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

衛侯使甯俞來聘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速字

衛甯速見僖二十六年即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

年左傳皆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矣公羊非也公羊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母風姓補曰當云僖公妾母○撰異曰段玉裁

亦當作速此

三



曰據杜氏長曆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又稱十  
二月實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  
一本實作十有二月壬寅楊昌霖曰今三家經皆作十有  
一月蓋據杜說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

舊經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補曰注  
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卽以飯之依鄭君禮記注天子  
蓋用黍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亦用粱諸侯之  
士用稻也貝亦飯所用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通言之  
皆爲含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  
皆稱天此與下會葬王使皆不稱天者所謂文無天也  
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而有王無天其意相類  
也傳於此不言者文屬王使而義起躋僖故就彼傳一  
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微也不速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贈  
其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贈  
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贈各異人補曰孔廣其  
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

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嬴公成風

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

情不責晚用或作辭補曰不言來若其不接公以其不

周事若不致諸公然趙國曰春秋之文從簡加減一

字皆有義文烝案周猶給也春秋之事即下言早晚

以早乘馬曰贈乘馬所以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

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

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

之於臣有含贈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

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傳言含贈上關天子之於諸侯

及夫人耳雜記所云唯論諸侯自相於何者諸侯及夫

人於天子有疾當告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故未

殯不足以及事其諸侯相於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

恐不然范云不通是傳之不通何得天子與諸侯禮

明范以傳爲非也文烝案疏說頗得范意其實范謂含

不必用與傳亦得兼通此含距喪三月傳議其晚豈謂

含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

喪含爲先禭次之開次之賻次之贈次之餘諸侯相於

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禭之賻之贈之其諸侯相於如

天子

於二王後於鄭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舍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句鼓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皋集傳釋義

本改三  
字通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

補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中○撰異曰毛左氏公羊作召疏

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會葬之禮於郟作毛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

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處父主竟上之事杜預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謹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

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成在外晉襄

已葬嫌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徐選解襄

不同也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

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不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在

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君漏言也補曰何休

累上之問非是釋合書葬以否補曰自何休

泄下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臣

日漏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闇與瘖同瘖

謂不言聾謂無聞也墨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

臣則暗遠臣則唵晏子春秋曰近臣嚙遠臣瘖又曰朝

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

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

聾暗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闇从門音聲古讀

闇若陰故與夜姑殺者也殺處父補曰左夜姑之殺柰

瘖多通用夜姑殺者也氏公羊略同夜姑之殺柰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補曰時將中軍者

鄭人以詹伯為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趙盾佐之陽處  
軍為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為正卿  
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  
佐仁者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  
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徐彥  
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

宗族之仁者皆以仁次於賢可與傳相證劉敞傳改仁  
為能後儒遂謂穀梁子不識仁字真一曲之見也字有  
數義言非一端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  
已論於隱二年

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謂

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待諸侯會葬

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夜姑使人殺之君

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漏言也言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故士造辟而

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補曰王引

似故膝誤為辟也造讀為蹙蹙者促也近也蹙膝而

者君臣促膝密語不使左右聞之也漢魏六朝唐人交

言造膝言造膝之言造膝詭辭者如魏志中山恭王

傳舊唐書李吉甫傳漢郎中鄭固碑等共十二事皆用  
此傳語蓋舊本多作曰用我則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造膝范本傳寫誤耳曰用我則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此士對君言之辭補曰用謂用其言亂其德猶詩云二  
三其德不用而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進士策問曰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  
 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不密則失臣舉事與為無不  
 與人共之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舉事與為無不  
 機事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讒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  
 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道有經而  
 學者不之能察也樊汝霖注引蘇洵曰聖人之指各殊而  
 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  
 得而不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  
 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  
 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左氏公羊作射

**晉狐夜姑出奔狄**

○撰異曰夜左氏公羊作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若豫讀射若序朝莫夕不君

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莫夕不君  
 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補曰疏曰范別例云書  
 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讓則此文一公四不視朔二襄  
 二告朔有公在楚所以示讓則此文一公四不視朔二襄  
 氏說又不以此注自孝子為不班朔而以公在楚入例乃用左  
 左傳非也此注自孝子為不班朔而以公在楚入例乃用左  
 朔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月何休公羊亦以不告  
 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

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  
歸美先君云云何休又曰朝者因視朔政爾又後十六  
年四不祝朔注曰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於廟先受朔  
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私也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  
之意以此告朔卽論語之告朔也後乃朝廟則此之朝  
政者卽後之視朔是也受朔政後乃朝廟亦以此告朔卽  
是也范依十六年傳改大祖廟爲廟亦以此告朔卽  
論語之告朔卽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廟爲一事  
以告朔卽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廟爲一事  
矣何氏說此禮節次自是明廟今惟以廟與廟易其所謂  
大祖廟可耳以祭法考之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  
然則朝廟者祭此三廟也先以饋羊告廟於廟猶言  
朔政乃復朝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補曰告朔卽周禮大  
祭於三廟朝者祭此三廟也先以饋羊告廟於廟猶言  
史頌告朔于邦國亦卽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於廟猶言  
下傳天子不以告朔是也公羊之告朔亦此意大戴禮  
虞戴德孔子曰天子告朔於廟猶言示威於天下又用兵  
告朔異四不視朔言公不告月不郊與凡言不言者皆略  
是論天子班朔之事矣不告月不郊與凡言不言者皆略  
異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



分而成於月者也

一歲三百六十六日餘六日又有小月

書於曆以成此月補於月成爲月也僖二十年近爲孔

宮近於禰宮也公羊曰天無是月又曰是月非常月孔

廣森曰非年常日之月也說文閏字下解曰餘分之

月五歲再閏戴震曰日循黃道左右旋斜結乎赤道而南

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

夜之故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四分日之一日

之半以遂其道終日乎黃道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

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

正故堯典曰耕三月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

歲文祿案閏所附月無常月不有定名爲某月朔故天

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  
日十二月各有其政著在明堂月令閏所附無常月則  
無常政故天子不班告朔此正解經不告月三字當與  
閏月連讀見義下句言喪服以年計者猶之爲言可以  
其行事不宜數是月指葬齊景公言也

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  
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  
以朝廟爲乎故爲可以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  
公躋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祿  
嘗躋主閏猶朝祭皆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禘廟矣  
蘇轍胡安國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  
引王安石說以爲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不告朔矣幸其  
猶朝于廟愈乎其父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以爲愈乎  
已者是猶逐其父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以爲愈乎  
已者是猶終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君子不然彼  
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蘇軾亦同二  
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蘇軾亦同二  
蘇王胡既失其義劉氏書當時謂其用意太過此類是  
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釋事異辭同從傳爲允疏曰重  
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  
有五等發傳者三僖三十一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据始  
也宣三年成七年皆不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  
者朝廟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猶釋發傳者嫌仲  
遂有罪得不廢禮又釋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

日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

為甚故錄日以志之補曰疏曰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

書日今僖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

是不肖之君緩主逆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議

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文烝案哀公時魯屢虐邾

其惡易見故取鄆東沂西自從常例書時其月者為下

事起耳此則相隔十九年父子異人恐其惡不明故日

以顯之疏說未了不致者以是惡事故

遂城吾魯邑部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

夏四月宋公壬臣卒

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蓋不正不葬

或作王唐石經作王左氏

公羊作王左亦或作壬

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非討賊又無名氏故重

舉衆辭之例疏曰昭公梓臼未卽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烝案疏非也二子皆孤卿之位也據左傳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皆孤卿之官固則爲大司馬僖二十五年論之備惟稱人是有罪之辭恐左氏所載有是非失實者史記宋世家曰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其事與左傳異而以公孫固爲大司馬最爲可據以昭公爲少子不正又足明後文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秦地補曰言秦地者依傳在外之文爲說也左傳曰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杜預曰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令狐在晉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傳僖二十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穎盟晉侯于河東故知令狐是晉地在河東接秦刳首而經文當據刳首爲說今臆測之或令狐一地而兩屬如閭爲晉地而周亦得有閭田之比其屬秦者別名刳首蓋又如溫之有鄆鄆者杜預以

狄侵我西鄙

義

彼見

則逃軍者人臣之大罪楚囊瓦事正與此同傳亦并為

也子路曰魯有大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然

之文者以是為逃軍故也冉有用子於齊師孔子曰義

獨奔故曰迷軍補曰此又言經於止戰之後特著奔秦

公孫歸父言之孫敖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輟止也

案二句包公孫敖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輟止也

日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萑為楚地亦明矣文添

遂在外也何休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

先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據楚囊瓦在外也公羊亦曰

先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據楚囊瓦在外也公羊亦曰

晉先蔑奔秦○撰異曰蔑公羊作昧昧下有以師二字昧

文公羊兩傳皆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失之

不戰傳於河曲始言亟戰者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

通稱溫正猶績者皆是略之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

為溫別邑溫已屬晉而鄆田猶屬周正與朝首相類周

晉爭鄆皆以溫為言說文解鄆字曰晉之溫地是鄆亦

才利注十三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地扈鄭

其曰諸侯略之也

晉侯新立公始社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後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文烝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一見桓德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齊桓謙亦以爲散盟散會之辭其說皆是也緣陵之城未知公在否公雖在亦當不出公此異於城故言公也上言諸侯則下言晉大夫屬文之宜也既略之故不日亦不致左傳載諸國爲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

定之盟不日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文烝案

此不日又不月者文承伐下從伐例蓋以徐伐爲主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補曰左傳史記皆名鄭范注贊王崩不去天者事不涉魯不得取義

公於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鄭地補曰四日不能再出不爲繼事辭者內大夫兩事並

受命則各書之此常例也又兩事並在日例言日則不言遂亦是常例疏以爲下事若直言遂會雒戎恐遂爲

繼事辭兩名不辨故再稱公子案疏非也疏據公羊一事再見則卒名傳無是例○撰異曰公羊雒上有伊字

穀梁左氏皆或作伊雒之戎音義云誤左氏音義云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暴公羊本又作曝俗字也

公孫敖如京師

弔周喪補曰左傳文也公不奔喪非禮也說見定元年

不至復丙戌

奔莒

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撰異曰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烝

察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三年之以不言所至未

如也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未如則未復

也如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

不書所至以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

表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補曰言復不言

乃者未如未復無所至皆其人自爲之乃文無所施

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補曰其如非如唯奔莒之爲

信補曰言如言復皆爲奔起明其意在奔莒左傳謂從

而出外行即上年例云在外蓋踰故謹而日之也補

竟則自東行亦以見其未如未復也故謹而日之也補

日也正臧孫紇之出也注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

復臧孫則實奔嫌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



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亦是有罪書日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  
 之若然僑如亦是有罪書日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  
 去云云與此異者書日之義有二種之意一為正罪一  
 為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  
 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明罪重合誅故去日以  
 見恩絕則書日者有恩可知以此推之歸父公子憖不  
 書日之從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  
 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  
 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文烝案慶父歸父公子  
 憖不日之義各異疏不得其說歸父之父有罪歸父何  
 罪乎徐邈君恩之說無當於傳魯於慶父歸父亦非無  
 辜皆不可通也○此事後人書之則曰丙戌公孫敖出  
 奔莒而已存秋出名氏於上錄日於下加三句六字去  
 出字事備而義精矣左傳曰以幣奔莒不書不可書也  
 家勤國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諸侯  
 天子放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

螽  
土補日蒙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補曰亦曰司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

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  
君之德耳司馬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傳例稱人  
奔其司城無道之上俱失之補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為  
殺殺有罪也鄭說非也不稱名姓在祖之位也左氏事  
不臣是也鄭說非也俱失之補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為  
可徵其是非子奪皆未可信但此與上七年皆稱人以  
殺稱人則已見罪而彼直云殺其大夫此復稱官者蓋  
因下事書宋司城則此言司馬而因此司馬之樞紐此聖  
故下言司城則此言司馬而因此司馬之樞紐此聖者之  
位及在祖位者之實乃為前後諸文之樞紐此聖者之  
作自然之妙也傳因下文稱官是無君之辭故於此亦  
順而言之不可以辭害意左傳稱其人曰大司馬公子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補曰宋避先君武公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文烝案列

無君何以必稱其官蓋其時司城官屬悉來奔實如左

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各從其實其辭者官屬悉奔

以其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為無君之辭者官屬悉奔

朝廷空虛禮權無君於斯爲著傳所云無君卽指其以  
官屬來也是知上文司馬乃因此司城之文而書以相  
別傳於上亦釋爲無君者釋文雖同  
其意異也司城名氏左傳曰蕩意諸  
其接我也補曰疏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卹伯朱子  
者亦接公也哀等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烝案此言接我  
葛盧同例亦容不至國都大概是來奔者當與介

文補注十三終

大千六百卅字  
小萬四千四百九十九字  
補注十五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四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補曰金黃金也凡金幣黃爲上此赤求購之類傳曰錢財曰購錢者赤金

爲之若是赤金當言購矣漢書食貨志曰大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圖函方輕重以銖

或疑此金是赤金未鑄爲錢者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明是赤金也求車

猶可求金甚矣子當喪未君也補曰喪尤甚不稱使者天

金又甚於求購注解不稱使本公羊卽隱三年例云

君也彼無君謂未踰年又當如左傳說爲未葬此無君

則左傳云未葬是也公羊兩處並云當喪未君又因此

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考之於經景王未三年書天

王殺其弟侯夫敬王未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魯閔公

未三年上附莊卷而其稱公作證繫世坊記曰未沒喪

殺梁左氏皆無義例則公羊未可也信也坊記曰未沒喪

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又孟子稱堯崩舜立舜崩禹立禹  
崩啟立皆在三年喪畢後竊意公羊坊記曲禮所言者  
自是先代之制而周世則不然呂大圭據顧命康王之  
話疑彼時

已變制矣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補曰姜氏謂出姜此書非禮也范本杜預依左傳例何休則以爲奔父母喪父

母者齊大夫家也蓋未可據下有二月三月則此如是正月上求金不以此如特出月明夫人與公異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補曰月者爲葬日

京大也師衆也

補曰二

爾雅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補曰何休曰天子之居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

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

焉

辛丑葬襄王

補曰公不親會葬非禮也說見定元年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

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補曰不志葬不疑於不葬猶諸侯之時葬正也魯史之制

宜詳周史故得以不志葬爲義若周史則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略書時者則爲正凡春秋之文以簡約爲主志葬危不得葬也例猶諸侯之月葬故也疏曰重發

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棠桓是改葬志葬猶不志也彼傳亦不說桓重發之者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往會葬補曰葬天子

以起下甚於危不得葬直是不葬之辭猶諸侯之日葬而加日甚於危不得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注以諸侯無復往會葬解之當改言無復親往則通

###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補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

致故書月以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下并數此出姜是十二也文烝棠夫人行例時卑以尊致

### 病文公也

日注末句非也病不可以爲刺文公嬖之過補

補注

而姜氏無寵反言寵之過非事實也傳言夫人以君禮  
致儼如國君然是由公之不知禮故足爲病也夫人所  
以不得致者婦人既嫁不踰竟既無踰竟之事安有告  
廟飲至之禮故公宜致夫人不宜致始嫁宜致既嫁不  
宜致文姜聲姜雖踰竟皆不行告至之禮也禮雜記及  
何休說皆言夫人得奔父母喪宜出則卽宜致傳所不  
言似未足據矣疏引徐邈云卑以尊致者文公娶齊大  
夫女爲妻故初逆姜氏不稱夫人今致以夫人禮與逆  
自違故疾公也案徐用公羊說而以前不  
稱夫人爲卑此稱夫人爲尊殆非傳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穀左氏公羊作穀稱人

以殺誅有罪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鄭父累也補曰重發

非公子嫌異故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補曰案左傳晉趙盾

夫也稱人者非霸國獨用兵猶從伐沈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說曰大臣盛將神有所變補曰國語

於是此有地震注引穀梁說蓋以爲陽欲陰盛君弱臣強

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

行專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

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書

地震皆震動也補曰公羊爾雅同也隱僖篇震既調雷

據魯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動物故震之義又爲動凡一字

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動物故震之義又爲動凡一字

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爲震卦

之本訓八卦皆同也晏子春秋稱維星絕樞星散地其

動又稱鉤星在騶心之間地其動是當時通言地動春

秋言地震不言地動者策地不震者也動地靜者常也

書用字之例皆因乎古也地不震者也動地靜者常也

文烝案素問周髀算經及書考靈耀說地亦圓而動不

止但人素問周髀算經及書考靈耀說地亦圓而動不

靜震故謹而日之也補曰疏曰范例

云地震五例日

三



冬楚子使荻來聘

補曰會書楚子別欲見義其後還書

日衰楚人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

森曰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

而見文絜案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又云誅

稱之當以此意求之若如周子云春秋正王道又云誅

死者於前便未及此韓子說春秋曰不誅其人曰謹嚴

曰深其文辭皆甚確○撰異曰荻或作菽段玉裁曰荻

之俗也左氏公羊作椒公羊楚無大夫卿無命其曰菽何

亦或作荻案古讀椒若荻也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

也以其來我喪之也進之而得目言荻也楚君初見新

意楚臣猶依舊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礎

補曰稱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

情不責之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亦不月張洽曰時

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礎於魯猶楚欲圖北方

而菽來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補曰若以成風爲夫人故不

聘也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補曰若以成風爲夫人故不

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爲弗夫人之辭孔廣森

難傳曰若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公僖公尙在何以

稱之文烝案宰啞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母志其以可辭  
受之因以見正者適因惠信已沒故也若二公尚在則  
亦直交見試矣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爲弗夫人  
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有既沒而稱夫人者夫人乃  
生時之稱唯何休  
知之後儒皆不省  
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補曰秦人蓋曰此所以稭僖公之成風君子亦必以其可  
正繫諸僖公就使秦稭莊公之成風君子亦必以其可  
辭受之因以見正也志者與贈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  
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  
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於禮者  
動也中

###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 夏秦伐晉

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  
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  
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  
故曰秦以狄之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以狄之

程子曰秦唯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文烝秦四說大  
概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梁之義令狐後晉不出師又  
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爲狄自穀之戰始而此文狄  
秦仍爲變例者彼傳秦爲狄惟於書君卒見其義自餘  
猶從中國例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以有狄  
道而狄之秦國本周舊都也其取義與滕相似

楚

殺其大夫宜申

夫者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胄也而國  
近南蠻遂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強  
大故進之補曰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  
楚也內附中國亦不如此荆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  
嘗不與中國親亦何嘗不強大乎文之時晉衰而楚益  
強於諸書楚子見其義不得說

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補曰汪克寬曰正月上不繫王  
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所以著一歲十二  
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

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  
專在本年嫌異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女栗當云  
地關下句本杜預王卿之執政者左傳

謂之卿士故杜以卿士言之是天子之上大夫也杜又曰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傳例曰及者何內卑者也趙匡劉敞葉夢得以爲公及之諱而不與蓋非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案此奉王命當在喪畢後未必隸月左氏以爲秋七月特據經測之不月者以卑者與主臣特盟故略而異之同諸盟齊不從宿例自此周復微○撰異曰女公羊或作汝栗各本誤作栗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某地也

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

曰宋孫覺曰此次遂稱楚子

下伐麋又以爵書自是楚益強○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公羊作麋○撰異曰麋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牙孫叔仲惠伯張大亨曰文

之篇六卿並見文烝案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筐唐石經皆不誤澗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補曰左傳曰鄭瞞侵齊遂伐我謂卽下長狄

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補曰敗夷狄雖非疑戰不日此日者蓋大得臣

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

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麗獲莒擘稱帥師補曰前伐沈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擘稱帥師補曰前伐沈

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

事言敗非公也不直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

言師則言某帥師亦衆辭以衆焉言之也力言其

衆辭一人而曰敗何也亦衆辭以衆焉言之也力言其

以敵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

衆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

佚害中國

經磨改及十行本俞臯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

佚猶更也補曰佚卽迭字故訓更孟子迭爲

賓主張鑑所見本或作佚未本大戴禮禮三

木情文佚興元木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宕案各本皆

同音義一本作宕如是宕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

國所據本亦作害今依音石不能害打牆堅強瓦石

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瓦石不能害打牆不能虧損

補曰打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步廣

當从木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步長

百步爲一畝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

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三尺三寸補

曰軾者車前曲木左右曲向後接兩轆何休說長狄蓋

長百尺杜預以爲蓋長三丈何據考異郵云兄弟三人

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又據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

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

魯語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其長短

皆與傳小異也此長狄公羊以爲記異蓋如臨洮之見

渴然之事左傳則鄭驪國也孔穎達說左傳曰如傳文

長狄有神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

深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隅之

山賜以涑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

唯有四入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

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

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烝案孔氏特然則

何為不言獲也

據甚擊言獲補曰此非所據也如上所云在獲例不在敗例何為以敗言之不

言獲

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

重不

創血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遺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楚故為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為重創鬣髮白

為二毛補曰左傳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傷

即創也月令曰瞻傷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

文也散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

也說文亦云亦傷也或作創此並王念孫廣雅疏證說

也重創禽二毛皆為不仁獲之為言也亦重創禽二毛

之屬也故變文言敗而不言獲所以為內諱尋傳意本

汎論事理非指射目斷首為重創注失其解於理不通  
矣傳先言直敗一射人以衆言之即舊傳記其事以明  
此敗異於他敗非獨得言敗者大之也又解不言獲  
之義以明此獲通於他獲實獲皆不言獲者諱之也疏  
曰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為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  
而標名於萬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  
潞子尚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豈  
其然哉知內不言獲之例耳公子友敗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  
得臣役敵致果則不言獲以諱之惡者變文諱者常文

諱輕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呂  
孚傳曰惡華元夏晉傳曰射講武田之類也因是見為  
以中為獲鄭君鄉射注曰射講武田之類也因是見為  
國之思患而防也春秋以獲為敗傳曰為內諱也因是  
見用兵以不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

者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僑如齊王子  
成父所獲者榮如在齊惠公之二年傳誤作齊襄

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所獲者焚如在滅潞時又宋獲緣  
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獲之後緣斯者  
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焚如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  
襄三十年晉師曠言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左傳人名事迹當非虛妄  
大氏左氏考史博采而尚詳聖門解經核實而舉要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文之昭也何休曰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

加意厚遇之文烝案魯前與齊共圍邾非滅也或至此  
始失國耳左傳以為邾世子趙匡劉敞疑之月者以是

同姓兄弟故仍史文錄月舊史小國君奔皆月君子皆

略之從時例○撰  
異曰邾公羊作盛



杞伯來朝

傳二十七七年稱子今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日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

姊妹補曰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與

傳意同傳以父為男子之美稱於子則直曰貴之尊之

不言異子明女子亦得通稱故大夫以上稱子則其妻

稱內子今以君之母姊妹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弟而繫先

母兄稱兄皆以同母為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弟而繫先

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非也孔廣森

又引詩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以爲君之母姊妹貴有殊矣

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補曰稱其一傳曰者蓋引舊

衍也疏曰上傳言母姊妹貴故錄卒下傳言許嫁不書上下

故錄卒似上下意乖者傳欲見雖貴非許嫁不書上下

足成非乖也許嫁乃書卒者以其即貴之漸故也徐越

云上傳云子叔姬者杞夫人見出故不言杞下傳云許

嫁者言是別女非杞叔姬也理亦足通文烝案疏說及

徐皆非也貴釋書子義許嫁釋書卒義不泥其一二字

則文意甚明僖九年伯姬卒已發傳重起例者此

稱子嫌有異故舉舊傳重明之公羊亦正如是

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

十而嫁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燕周曰國不可

必先冠以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

禮十五為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

為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

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

得以類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為夫婦是以賢

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為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

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而無室

書稱曰歸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有未嫁者仲春之月奔

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為夫

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

者五經然否論文也見通典所引說成王冠疏曰引燕周

此又士大夫之禮者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

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文烝案三十二

十之文周禮內則大戴禮本命書大傳毛詩傳皆同五

經異義從左氏說人君早娶以三十二為庶人禮王

并官錄記  
四字與漢  
碑又廣編  
引於先賢  
傳孔子矣  
并官氏明  
刺家始始  
家并爲开

夏楚人圍巢

肅聖證論謂三十二者男女嫁娶之限禮言其極不  
是過耳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女十四血化十五而許  
嫁於此以往皆可嫁娶以爲此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  
也并官聖妃家語記其娶謂孔子年十九凡此並可與  
譙范說相證矣白虎通引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  
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通典引同今傳無此文亦是爲穀  
梁學者說傳語  
在外傳及章句

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從楚吳例也秦非  
秦人序莒邾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  
最末秦雖親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穀戰後與晉世  
晉遂合於楚春秋於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秋札  
異例莊二十六年徐邈說有術字經亦有術字者疑  
作遂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術字鄭君謂卽周禮遂字  
遂字誤案月令徑術學記術有序鄭君謂卽周禮遂字  
聲近遂蒼張逸云述  
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從楚吳例也秦非  
秦人序莒邾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  
最末秦雖親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穀戰後與晉世  
晉遂合於楚春秋於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秋札  
異例莊二十六年徐邈說有術字經亦有術字者疑  
作遂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術字鄭君謂卽周禮遂字  
遂字誤案月令徑術學記術有序鄭君謂卽周禮遂字  
聲近遂蒼張逸云述  
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補曰公羊曰河曲疏矣夫戰

千里而一曲也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一入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

人及秦人戰補曰亟訓數者頻數也爾雅曰屢亟也又

曰亟屢數疾也曲直之說與戰鬪傳注引鄭君說異非

也及者以主及客晉秦之戰則必以晉為主此略之不

言晉及者為其亟戰也若然罪晉為其亟戰明十年罪

秦亦同傳於此發之舉一隅使人以三隅反也鄭伐許

亦為其一歲再伐亦足包其義傳文至簡至密細心則

知葉夢得程端學安議此傳何哉趙鵬飛曰夫有血氣

者莫不有忿心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

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異故以麀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異異曰郟公羊稱帥師言有

難也

補曰疏曰凡城之志皆議此傳不解讖與不讖直

是讖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讖之意文亦案

城直言城者其常也卿親帥師則有難矣傳登通例也

此城鄆汪克寬以爲  
莒魯之爭實始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補曰陳共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邾子邈條卒

補曰邾文公○撰異曰唐石經左氏初刻作邾子邈條卒邈條後並薛去帥頭板本同初刻唐石經公

羊初刻並從竹後並改從帥板本則上字從帥下字從竹惟穀梁石經板本皆並從竹爲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並當從竹邈條竹席也此以器爲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補曰何休曰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案爾雅曰壞毀也說文曰毀

缺也此當蒙月謹之左傳曰秋七月○撰異曰大公羊作世漢書五行志曰大室屋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

穀梁以世釋大志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

因謂經同公羊也疏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有壞道而書之者譏魯久不繕脩文烝案公羊曰久不脩杜預釋例曰大室

之屋圖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頽大室猶

不共之甚故特書之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近孔穎

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補曰大世義相近皆為

大明古世大義通公羊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伯禽

曰世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伯禽

曰大室羣公曰宮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

禽周公子魯公也三句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禮

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稱某宮是天子亦同禮

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禮記曰君執鸞刀而

封牲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文蒸

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

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

有射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之謂社稷

也禮運孔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諸侯所祭

社稷最重故以稱之蔡邕獨斷曰天子社稷土壇方廣

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末位

條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在未位

冬公如晉

社壇北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社爲土神稷極稱之志不  
爲穀神句龍后稷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極稱之志不  
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補曰所謂盡而不  
大室屋其上也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  
之祀也賈逵服虔杜預注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通  
於穀梁公羊而陳奐作詩傳疏合以爲一以爲大廟者  
路寢大廟即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位曰大廟實爲明堂  
大廟鄭君所謂大寢南堂者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以  
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廟至五  
大廟爲周公廟厲公之世以文王廟卽左傳之周廟絕非  
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卽左傳之周廟絕非  
廟其在周則懿王之世以文王廟爲文王廟卽左傳之周廟  
武王爲武世室世室卽路寢之大廟大室雖並稱世室以  
而前堂大廟則爲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爲武王廟凡陳  
氏所說新奇終整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籍所關  
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牽合爲說得則爲康成氏之括  
囊大典綱羅衆家不得則爲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  
大道二百年來之經術當以是權  
之方東樹欲一概抹倒則亦過也

衛侯會公子沓

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  
○撰異曰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

○撰異曰左  
上公字  
還者

事未畢也

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還也嫌不得如  
彼例故復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

者益直據內為  
三不數晉士句

自晉事畢也

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  
也文烝案事畢者返至國

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木但當為至國之  
辭以有他事加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

鄭伯會公子棗

棗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為主也謝混  
得之兩會皆不盟故書之如此邦子來會

亦同若會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衛侯盟于沓公及鄭  
伯盟于棗公及邦子盟于比蒲從凡內為志之文矣是

或會戎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為主齊為主也會公子沓  
會公子棗來會公公為主也○撰異曰棗公羊作斐亦

或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  
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



正月也文烝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於事無  
危故劉敞據以駁危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補曰齊昭公也不葬  
者或是齊亂魯不會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常文此盟  
同外楚事較善也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

既行會禮別日又盟不地會與梁異者以同外楚爲  
重雞澤並同義也盟不復舉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

陵雞澤戲京城北平丘六者皆同義也惟首戴別欲見  
義張洽曰許自晉文襄圍伐後始與盟會文烝案左傳

七年盟扈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齊霸同盟同外楚  
已有許同者時楚強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

晉盟至此言同者時楚強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  
不疑不同外之不須言同也七年之盟及此後晉盟不

言同者皆本  
無外楚之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並弑其君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

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

字北斗人君象字星亂臣類彗之表也星傳曰魁者

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

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晉鄭陳六國

咸弑其君齊再弑焉文烝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歷日也

之爲言猶第也

部字第者艸部字出爲艸木盛出然稟字爲艸木之

兒弟爲多艸是二字之木義相近也就本義引申之則

字爲凡盛之稱第爲凡多之稱以第釋字猶以多釋盛

也字星光出蓬蓬字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字以

其光多故釋以第也又諄惇字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字以

義凡物盛多則易亂董仲舒以字星爲閭閻之貌何休

以爲邪亂之氣字之爲第兼取亂義也字第古又同音

凡字義相類者聲多相同或相近也此訓詁之理也

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申須語謂之孛五行

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

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

狀如箕爾雅曰彗星爲彗槍郭璞曰亦謂之彗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春秋史記齊世家並載晏子語以爲彗甚於彗是彗與彗異矣今案齊魯至近不應魯不見齊星竊疑字大而彗小故書彗不書彗漢書文穎注分別彗字長三星未知古法如何但對文則彗彗有別散文則通言彗故經書字而左氏公羊以爲彗爾雅又以彗該字也開元占經引尸子與爾雅同其曰又引荆州占天格天槍天機第星四者皆爲彗

人北斗斗有環域也

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

補曰注規郭解環域環域者營域也入魁中即公羊所云北斗有中也有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一

一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北斗第一星閭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

耀緒四星權拾取第五星玉衡拒第六星開陽紀第七星搖光吐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巽異曰捷公羊作接

是郤克也

補曰左傳曰晉

趙盾公羊曰卻其曰人何也師猶當稱將微之也何為

微之也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

七千五百人補曰轂在輪中央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

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輿下得一輿外得三寸

內外閒留一以置輻曰長轂者指輿外所見之尺九寸

二分以爲名也注一乘甲士七十五人之數本司馬法而司

馬法又有一說一乘甲士七十五人步卒二十人金鷄曰江

承以爲七十五人者丘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

制其說是也一乘者每兵車五乘而一乘一乘亦二十五

人將重車重車者每兵車五乘而一乘一乘亦二十五

人杜牧孫子注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  
五人樵汲五人是也金說合周禮五伍爲兩之文確不  
可易此之五百乘凡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制古  
禮大國二軍此已得其半故爲多也左傳曰以諸侯之  
師八百乘公羊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  
曰革車八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  
欲變人之主絲猶彌漫魯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  
補曰復與迺通韓詩曰于嗟魯兮此千乘大卻克之事  
就大國之賦言耳賦與軍異法說見隱元年至城下然

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之曰人

不亦宜乎補曰注言邪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補

以義拒師左氏公羊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其義也非力不

納稱帥師皆為伐文此不言帥師弗克其義也非力不

知無伐事故曰未伐克能也勝也納也義實不爾克

可勝補曰公羊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

也傳例曰弗內辭也趙匡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

之於未也捷蕃晉出也纘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補

愈乎遂也捷蕃晉出也纘且齊出也曰公羊同注用爾

雅文何休纘且正也捷蕃不正也正適補曰左傳申公

以爲外孫纘且正也捷蕃不正也公正適補曰左傳申公

二妃晉姬生捷蕃一正一不正故其義弗克四句申上

意也不正則富言邪捷蕃見嫌直名者挈於郤克也捷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補曰案左傳敖奔而復復而又

卒齊而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出奔莒後不言卒補

捷蕃不言邪者下有于邪之文又引劉炫

云已去邪國又非邪君故不稱邪捷蕃也

宜言公子或言子亦挈者內君納之故也孔穎達以爲

卒齊而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出奔莒後不言卒補

曰不言卒者經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補曰將有其本

其地於外也成十七年公孫嬰卒于垂齊地然則

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者皆

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

竟補曰注殊費辭踰竟者竟外也未踰竟者國都之

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

者無二例也疏曰垂魯竟內在兩端之閒故不復釋而

垂非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閒故不復釋而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音○撰異曰音義殺舍未踰年其曰

君何也補曰據弑奚齊稱君之子其正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弑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補曰注言

內注非也傳意在重字即公羊所云成死而賤生者

也禮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君曰謂未

文前主十四

古

三不  
一  
一

其死之者申生奚齊卓子也惡之申有惡者已立之

殺而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

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董言己立之己殺之本公

子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董言己立之己殺之本公

羊文慈惡也今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據隱四年衛

繁露本作敦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據隱四年衛

言公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不治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

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補曰案左傳記

齊桓之子曰武孟無病也惠公元也孝公昭也昭公潘

也德公商人公也公卒為正後此惠公日卒亦為正皆昭

所生之宜也今昭公卒而舍立左傳但言子叔姬正齊昭

公生舍不言舍不宜立明舍非不正范注失之傳言齊昭

者謂舍未逾年有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補曰疏

未成君之嫌耳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若舍

不正雖成君亦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若舍

者雖成君亦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若舍

欲以嫌代嫌故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補曰疏

正已見例當書日爲未成君故不日耳文烝案疏說甚

乎舍正宜日實未成君故不日耳文烝案疏說甚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

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補

達稱子之意非范意文烝案范以失其氏族解失字疏未

引舊解以未達稱子意解失字其意皆是其辭皆非也

失之者謂子哀不氏而稱子師說失其傳也傳云失之

即公羊云無聞焉爾公羊言無聞者三紀子伯也夏五

也宋子哀也傳於紀子伯備或曰之文於夏五發傳疑

之義惟此與公羊同家鉉翁曰穀梁公羊皆以爲無所

考後儒不必強爲之說左傳高哀爲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家氏以爲在卿大夫之位見君

之危委而去之爲臣不忠罪莫大焉乃謂

春秋貴而不名以苟免爲見幾有傷名教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補曰莊元年十四年之單伯蓋

柔溺同若是王臣不得言如公羊言

王者無外何休以爲言如則有外也

齊人執單伯

補曰若是王臣私罪也補曰解經不言行人

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補曰淫

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補曰淫

私罪也下言叔姬同罪此言淫于齊是謂單伯至齊與

子叔姬淫矣然則傳亦如左傳以子叔姬爲舍之母與



公羊道注  
之說異

齊人執子叔姬補曰稱子者亦母姊姊母姊姊有兩叔姬

同也前當是妹此當是姊左傳曰子叔姬同齊人執單

妃齊昭公前無歸齊文者蓋與郊伯姬同齊人執單

補曰與單伯同罪言淫也同罪則同執不言齊人執單

伯及子叔姬者男女之際非夫婦不可言及也劉敞雖

不用同罪之說亦曰此一事也曷為再言齊人嫌也程

端學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羊曰使若異罪然

未得其義不直言遂執子

叔姬者當用公羊此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秦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好於我  
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我  
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補曰案華孫無君而必稱  
司馬以著之者義與司城同左傳云其官皆從之此得  
其實官屬皆從故不得不稱官也盟會之事卿行旅從  
而已今乃空其官屬無留治政者非專擅無君之人安

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侈而不度空官廢職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華孫名耦而注以孫爲名非也胡安國謂猶季孫叔孫仲孫滅孫之類今考厚氏亦稱厚孫或作后孫皆是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可馬爲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被殺亦不可言其名者以其既著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盟是善事非來奔比故彼直云司城而此不直云司馬也不稱使者方欲爲無君之辭故不言使異於孫良夫傳其以二字各本誤作以其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蘇軾嘗言春秋自有妙用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倪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說杜揣測之私也

以國與之也

不稱使謙異常故也

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補曰大夫既卒皆書字此猶稱敖者喪初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

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專使則不接公矣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飾棺寘諸

堂阜於是卞人以告敖之子難猶毀以爲請  
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大夫執則致致則名

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

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輸高閔張洽以

秋齊人侵我西鄙○撰異曰板本左氏或脫其曰鄙遠之

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補曰王引

通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傳不使戎邇於

我也注曰邇猶近也音義亦云邇一本作介十九年傳亦余

以難邇我國也音義亦云邇一本作介十九年傳亦余

之譌陸氏於三介字並音界失之疏曰重發傳者以莊

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

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

謂七年時今以爲正謂此年文烝案注云不與者皆此  
文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說於彼誤以爲諱故  
此以爲恥其實非也此不國別序者亦從散辭例而略  
之左傳曰尋新域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  
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  
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補曰何休曰月者其曰子叔  
閔錄之從無罪例補曰非

姬貴之也

卒此是出嫌異也其言來歸何也問稱來  
歸問何以不直言齊子叔姬來歸而

言齊人來歸之也

傳省齊人二字父母之於子雖有  
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

罪猶欲其免也

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  
罪也補曰凱注非也此釋稱齊人來歸之義文意甚明

前稱齊人執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辭此稱齊人來歸

之是見齊免其罪之辭父母之於子欲其得免故順而  
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  
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  
也通燕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謂  
此事也范凱不審傳意乃以稱子爲言子  
是母姊妹之貴稱豈論其有罪無罪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郭補曰郭外城也疏曰

不發傳者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盛  
索此亦上伐入兩舉之例言郭以別於都張大亨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

者內辭也補曰言是言弗通例及與行父失命矣齊得

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

會左傳以爲公使請盟齊侯不肯盟即失命臣失命矣行

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

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  
父已去齊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  
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微而婉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補曰言不者可以

天子告朔于諸侯

諸侯受乎禘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禘廟告廟以羊今公自

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

去其羊補曰范注辭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待羊祭告

禘廟乃北而受朔政受之即是視之亦曰聽朔莊十八

年傳又謂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禘廟

王考廟皇考廟三廟皆祭此言受乎禘廟而玉藻云聽

朔於大廟所問異說殆難強同或者大廟最尊禘廟最

視禮所通許乎又覲禮侯氏釋幣于禘文王世子其在

軍則守於公禘鄭君據曾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

者以爲覲之故言禘而書甘誓則謂之祖或者祖禘同

義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敢質也注末二句之誤

論於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天子

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

朝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尙或班或不班

文烝案楊引三朝記卽大戴禮用兵之文彼文云夏桀

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揚誤記也傳言經書公四不視朔

明公失受朔禘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厭政所致

厭倦也直書其事以爲公之倦政至此甚也甚云者不

視朔而至四連曠大典是爲已甚厥政甚卽不臣甚史  
記其事而君子取其義也不舉不朝廟者何休曰受朔  
政乃朝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是也或時公猶朝廟亦  
未可知也左氏公羊解經皆以爲公有疾大失經旨趙  
匡曰十二公除文之外無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  
病不視朔常事不書文烝以爲君不視朔或因疾或因  
有事皆非過惡史皆不書不須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  
曰何言乎公無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  
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則當書曰二月公初不視朔  
也夫使公自此遂不視朔或直言初二月公初不視朔  
否則書夏六月公初不視朔或直言初二月公初不視朔  
自此遂廢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實何不  
可言之有不自二月至五月不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  
能見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  
可知宣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甚明公羊自擾之  
耳若然論語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  
愛禮之論彼文當定哀時既不告禴羊而夫子有愛羊  
文四不視朔而宣成襄昭或睡其失至定哀時加數故  
子貢感而傷之其實未嘗全廢不行故雖廢禮之月有  
司猶供餼羊而夫子言我愛其禮也范上注用公羊義  
又以論語證成之倍經反傳而於論語亦失事實焉自  
此後至定哀無故不視朔皆不書者文始廢禮後乃效

尤積習生常恬不知怪史既不記經遂無文要以從此一譏亦足見義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師在齊地○撰異曰師在左氏作鄆丘公

羊作卑丘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苗丘故買氏云公羊曰苗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鄆字復行

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脩之補曰此盟內爲志前命行父請盟明矣左傳以爲納

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補

毀泉臺補曰據左傳泉宮之臺也公羊謂卽莊公喪不貳

事補曰王制有此文鄭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

補曰李光地曰緩喪以文爲多失道矣泉臺是以喪爲緩

猶云不專意於喪則失道注專解多字也疏曰春秋爲

尊親者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若罪皆諱何以見其衰貶故桓公弑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辭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



祀而云躋僖文從後多不視朔直言四不視朔而已文

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爲尊親諱之義也

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

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文烝案疏論不視朔之事非也

不與扈盟又非自古爲之今毀之補曰既是緩喪又是

失道說皆見前自爲之今毀之毀先祖之所爲皆爲

道不如勿處而已矣處補曰公羊同范兼用左氏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補曰戴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

是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案此蓋在時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所同則君過可知又曰稱

國以弑其君惡甚矣然則舉國重於書人也補曰宋

昭公也買達以爲稱人者君惡及國其說得之稱人

之例不必定因魯史之舊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齊人

伐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爲史有稱人之例非也

彼上文書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弑文蒙執

故略稱人不可引以爲證也此弑不日史記說可信前

已論之陳恆之弑左傳曰六月甲午史承月下無日

知舊史弑亦有不日者諸弑不日似多取舊史成例但

齊簡公非不正又難相通或者謂弒皆日特因陳桓略  
處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撰異曰杵公羊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衛序陳上蓋主會

曰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  
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與  
范異范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皆大夫也稱人者或欲示討賊之義故爲衆辭國語  
稱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  
所以爲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  
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是知晉  
本以討賊興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撰異曰聲公羊作聖  
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補曰母喪十一月而  
盟不去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

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補曰案此亦略  
之爲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平宋者宋鮑新立會以定之與北  
杏同杜預謂傳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明

宋亦在矣上伐不成討故此會爲無功於此  
略之則音伐不嫌也公亦以有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補曰離會致者齊方虐我危之也危之故以

冬公子遂如齊地致胡銓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閏同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補曰

僖是小寢此則臺  
下嫌異故重發之

秦伯營卒補曰秦康公也秦始書卒不日又不葬案秦與

來聘情好漸親故彼赴卒而我錄以名也文之六年穆

公卒不應彼不來赴蓋君子削之矣所以削之者蓋敗

殺後以秦爲狄故從夷狄不卒之例至康公書卒少進

之至惠公書日又少進之皆從夷狄例也夷狄有少進  
之例不言正不正故康公實是秦世子可以不以日也至  
若桓公以後不書名者又別有義於彼論之史記十二  
諸侯年表以爲繆公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  
識之故不言卒此必用公羊家舊說與傳夷狄不卒之

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以人殉亦狄道也何休以爲繆公矣也不葬者蓋亦君子去之以爲夷狄故也○  
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嬰稻名徐彥疏曰文十八年經作營字今此作嬰字者誤也寧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營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偃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營字矣案今穀梁

亦作營不  
作偃蓋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爲討賊而以爲弑君者本非討

賊張洽所謂三年事之一旦弑之程端學以爲與晉殺大夫里克意同春秋正名之義也日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未成君可以日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補曰左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

而請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上客聘主也補曰介者助也

立之介士句侵齊傳稱歸命乎介會于向叔老爲介宋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則言介者非

獨聘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為

矣為卿是以同倫為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補曰說

文曰倫也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為

王臣亦從此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相如公為

字○此弒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相如公為

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時魯亦未

嘗如此原其事雖為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而卒夫姜氏歸于齊公

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為齊而卒夫姜氏歸于齊公

即位皆遂之為也一歲之間書聘齊者六此果何為

哉如此推尊則知是公之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

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黃

略本孫覺呂本中胡安國洪咨夔家鉉翁說

冬十月子卒名范云子赤依公羊也據左傳則名惡又左

傳公子遂殺惡及視并殺叔彭生公羊亦載殺彭生事

而彭生不書刺不書卒者何休曰舉弒君為重案何氏以

固是但當是魯史本已不書君子不得增之也何氏以

春秋為夫子博采諸國書而作不以為據魯史故其說

柔溺之不卒為無思禮杞伯姬之卒為無服彭生之

不卒為舉重其義未嘗不是而不知皆策書之本然

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稱殺諱也補曰觀其不日則知有變故矣此故固是弑不得訓故爲

夫人姜氏歸于齊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魯惡宣公也

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姜氏補曰疏曰注并言敬嬴者欲明宜公是敬嬴所生則非惡敬嬴也舊解宜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故有之理亦通也文烝桀敬嬴當作頃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罪惡不貶而自見補曰貶絕

或貶或絕也罪惡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齊小白以國

顯則直文可也罪惡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齊小白以國

補曰罪惡隱則直文未可也二句爲全經大例不特出

春秋於上者省文也公羊於昭元年傳亦曰春秋不待

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孔廣森以爲此類皆讀經之要

法姪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共養之是不孤之公羊曰姪者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望

何兄之子也姪者何女弟也

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婦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  
 人須媵妾之意下文總言三人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夫  
 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今宣公為人君不尊養姜氏非  
 緩帶之謂也緩帶者優游之稱文烝案傳言三公二妃  
 人及其姪也頃熊非姜氏姪婦據左傳是文公二妃  
 春秋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有違禮再娶者傳  
 特依正禮言耳右媵亦有姪婦從者欲使一人有子足  
 為三人又右媵亦有姪婦從者欲使一人有子足相包  
 三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婦從者欲使一人有子足相包  
 也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婦從者欲使一人有子足相包  
 喜也所以防嫉如令重繼嗣也夫以備尊親也  
 廣森曰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則就其適  
 得妾以其重黜尊也易曰一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  
 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補曰疏曰宣以庶子事故立  
 非此就賢范宣不能奉養哀姜則是非賢之事故云  
 等並有子也左傳論天子並有子者謂夫無子而姪云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鈞則卜太死有  
 几無太子適子者皆準此制也鈞賢即傳之賢故  
 注依太子適子者皆準此制也鈞賢即傳之賢故  
 被殺故傳既明緩帶之義又援就賢之文太子適子並

惡

# 季孫行父如齊

## 莒弒其君庶其

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莒

例不稱臣名明弒逆事重不從凡常無大夫之例也舊

解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

於民庶此乃涉於賈逵之說文烝案賈逵及劉歆許淑

穎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

人則稱人以弒其說得之蓋即穀梁家舊義也注引例

在成十八年傳其不正與吳狄例其卒皆不日其弒

亦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與吳狄例其卒皆不日其弒

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爲莒大夫極言其非葉夢

襄三十一以爲莒公多行無禮於國犁比公虐其言是

得曰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犁比公虐其言是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有統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其世子弑君史必書之夫  
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浮誇國語誣淫洵韓  
柳之特見

文補注十四終

大千八百四十八字  
小補五千四百零五字  
眉注五十七字